

投石
问陆



白欣妍同学：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没想到你也非常喜欢单板滑雪这个项目，也知道了你的学校很棒，开展了很多的冰雪项目，同学们一定非常快乐。
作为你的大哥哥，此时我正在努力训练，争取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也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努力，成为一名学习好、体育好的小学生，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有机会去指导你！
苏翊鸣
2022.2.11

■ 苏翊鸣给白欣妍的回信



“冰雪学校”的

冰雪奇缘

新 冬奥 • 社会

■ 苏翊鸣昨天在比赛中

特派记者 李铭坤 摄

昨天北京新闻中心里最热门的话题，非夺下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牌的苏翊鸣莫属，而在首钢大跳台边，有一名“特殊”的观众——来自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的白欣妍，目睹了这位“未来教练”夺冠的全过程，她也有望成为新科冬奥冠军的第一位“弟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北京新闻中心进行的一段与苏翊鸣有些关系的访谈，为我们揭开了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里隐藏的一个个冬奥和冰雪的梦想，还有他们和苏翊鸣的一段“冰雪奇缘”。

特别的约定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冬奥主题作品，都是学生手工制作的。”当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校长薛东和体育老师丁筱语带骄傲地说出这句话时，不少人都不敢相信，毕竟出现在眼前的，有绘画、编织，还有一个迷你版冬奥的火炬，做工的复杂程度，显然要超过传统认知里小学生的水平。谈及这一点，薛校长笑着说：“刚看到的时候我也挺惊讶，这大概就是冬奥带来的力量吧。”

作为全国首个开展冬奥教育探索的学校，电厂路小学距离北京冬奥组委的直线距离只有1000米，在那片“占据有利地形”又充满活力的校园里，藏着一个属于冬奥和冰雪的梦想……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项目第二个比赛日，“冰立方”的看台上，出现了一群特殊的观众——几十名电厂路小学的师生，现场见证了中国组合的胜利，赛后，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更成为热议的话题。其实，这并非孩子们第一次与冬奥“连线”，大约一年前，他们便与昨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苏翊鸣，有了一个约定。

2021年春天，学校开展了“助力冬奥，给运动员写加油信件”的主题活动，引发热烈反响，武大靖、任子威、苏翊鸣等当时正在努力备战冬奥的选手，都收到过来自电厂路小学孩子们情真意切的信件。“当时学生们的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人在课间都跑来跟我说，希望中国队的哥哥姐姐能在赛场上获得好成绩。”更让薛东和孩子们没想到

的是，大约两周后，不少人收到了冬奥选手的回信。

“有一位叫白欣妍的同学，平时非常喜欢单板滑雪运动，她在给苏翊鸣的信中写道：希望有一天能得到您的指导。小白同学从来没想过，这个要求能得到肯定的答复。”薛东记得，在那封回信中，日程繁忙的苏翊鸣表示，北京冬奥会后，只要机会和时间允许，就会来学校指导她滑雪，这可把小姑娘高兴坏了。

磨破的膝盖

在电厂路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特别的“冰雪学校”牌匾，那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去年7月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推进工作会议上授予学校的。而要说学校里最受欢迎的项目，非冰壶莫属。

2020年，电厂路小学室内冰壶场地正式启用，这让学生们享受到了在真冰场地上训练的“福利”，不过也给带教的老师丁筱语带来全新的挑战。“来到电厂路小学之前，我对冰

雪项目并不算非常熟悉。”这个年轻的姑娘回忆，自己最初带的是旱地冰球队，转到冰壶/旱地冰壶队时，内心有过犹豫，“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项目，除了技术，带教方式也需要改变。”

丁筱记得，2019年她接手刚刚成立的旱地冰壶队时，不少学生因为害怕受伤，连投掷的模仿动作都不敢做。“尽管我的动作也只能算入门级，但为了让孩子们鼓起勇气，必须‘身先士卒’。”第一堂课上，丁筱反复做着投掷动作的示范，直到每位学生都不再害怕，自己尝试。等到课程结束，她的膝盖早已磨破，可在授课过程中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如今每堂课开始前，总有学生让丁筱戴上护膝，避免膝盖的损伤，但倔强的她总是笑着摇摇头，“我这么做是想让学生明白，没有什么困难和伤痛是过不去的，只要勇敢去尝试，努力去坚持，就能得到回报，孩子们种下的冬奥梦想，也会有实现的一天。”

特派记者 陆玮鑫（本报北京今日电）

“热”“冷”相遇 特别景致

北京冬奥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热带国家选手

国家选手的身影，开始引人瞩目，或许他们在场上的成绩并不算非常理想，但这场“热”与“冷”的相遇，却给冬奥会带来了特别的亮色。

二十年后重返赛场

在一个平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的国家做雪车选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选手安德烈·马尔卡诺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

2021年的一天晚上，马尔卡诺与往常一样正在浏览社交平台，偶然间，他看到一个名为“寻找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伙伴”的帖子，“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太疯狂了，在这么热的地方寻找冬奥选手，怎么可能行呢？”不知是好奇还是好奇，他在帖子下方回复了一句“疯狂的想法”，结果就被“盯”上了。发帖人是个叫阿克塞尔·布朗

的英国和特多混血儿，也是一名雪车选手，在代表父亲的祖国征战7年后，他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挑战。“那次回复之后，他每天都给我留言，希望我去尝试下雪车。”马尔卡诺记得，第一次上车就让他打了退堂鼓，可面对布朗的软磨硬泡，马尔卡诺还是松了口。“夏天我们就在田径场上做体能训练，等到气温下降时，就去美国和德国练习赛道技术。”得益于长期担任体育教师打下的基础，马尔卡诺与布朗奇迹般地在组队半年后，获得了参与北京冬奥会的资格。那时候的马尔卡诺才知道，他的前辈在2002年曾登上过盐湖城冬奥会的舞台，“全特多的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因为这一刻，所有人已经等了20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是赢家了。”

干草堆里的一根针

“菲律宾从不下雪。”只是一句

当地人经常说的俗语，虽然听起来有些过于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着冬季运动在那里是“珍稀物种”。本届冬奥会上，参与高山滑雪项目的阿萨·米勒成了这个热带国度的“独苗”。

“在菲律宾认识一位冬奥会选手，就像在干草堆里寻找一根针，并不容易。”米勒承认，自己偶尔会觉得有些“孤独”，但是我们对于奥运，始终充满热情。”作为最早派选手参加冬奥会的热带国家

之一，早在1972年的札幌冬奥会上，便有菲律宾选手的身影。“这次冬奥会在北京举办，距离我们很近，这给我提供了许多便利。”在奥运村，米勒见到了许多和自己一样来自热带国家的选手，“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要享受这个过程，等到回去之后，能把这段特别的经历和更多人分享，让他们也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特派记者 陆玮鑫（本报北京今日电）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选手在双雪车比赛中
新华社发

■ 菲律宾选手阿萨·米勒在高山滑雪比赛中
新华社发

在多数人的传统印象里，冬奥会是“冷”的，洁白的雪场、晶莹的冰面、厚厚的羽绒衣……这四年一届的盛事，似乎与“热”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可世间万物总在不断变化，北京冬奥会上，越来越多热带